顺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述论

张　莉

顺治年间甘肃省爆发了回民将领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回族人民大起义。这是清入关以来西北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回民起义。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清末以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关注。随着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这次起义愈来愈重视。但由于资料及其它条件的限制，目前学术界对这次起义的全过程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论述。难怪有些重要史实、某些观点还一直因袭前人的错误说法。笔者在整理翻译满汉文档案过程中，发现不少这次回民起义的史料。本文根据这些史料及前人论述的有关文献，对顺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试作论述，以就教于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同志们。

一

甘肃回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清廷在甘州军中强行剃发所致。① 但少数学者却认为，清廷早在顺治二年即在甘肃地区彻底实行了剃发令。剃发激变说难以成立。他们认为，导致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甘州城内“广大官兵不愿远离家乡，去四川为清廷卖命。”② 笔者认为，一次大规模民族起义的爆发，决非单一、简单的因素所引起，而其背景要深刻、复杂得多。

甘肃幅员辽阔，山多林密，易于迂迴作战，是明末农民军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李自成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派大将贺锦率义军围攻甘州。城内守军游击崔某首先暗降义军，约作内应。义军乘夜堆雪登城。驻守甘州的明朝总兵官米喇印等守城明军纷纷投降。③

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派兵绥靖甘肃，前已投降李自成的明军及部分义军又相继降清。而西宁道副使并驻节甘州的林维造，为报杀害叔父之仇，扬言要“剪除闯贼余党”，④ 对投降农民军的甘州官兵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从而使甘州军人人自危，奠定了甘州官兵参加起义的群众基础。

甘肃无霜期短，山高石多，常年干旱缺水，“山不产材，地不生禾”。⑤ 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超经济剥削，文官武将“恣意求索军民银皮”，⑥ 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黎民苦累至极。”⑦ “村舍全无烟灶，印官半寄民居，青衿丐食穷途，白骨委填断壑。”⑧ 清入关后，调遣大批军队入川，镇压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并以甘、陕为清军粮饷的供应地。甘肃百姓为运征川粮草“民力已竭，颠连至极。”⑨ 清统治者的过度盘剥，使刚刚复苏的社会经济面临破产的绝境。

清代开始实行“重满抑汉”政策，而在汉人之中，又多倚重辽东汉人。“东来人”的显赫地位，使某些横行乡里的无赖恶棍也“假捏辽东籍贯履历，以恐吓乡愚，欺蔽官司。”⑩ 这种作法，使“东来人”自恃得宠于新主，视甘肃地区为“极边初附之地，”认为“边氓愚

蠹”，“边俗之藻恶”。[11] 而令正常的仕途被阻的甘肃籍官吏心中十分不满。因而使这些游移于起义阵线之外的官员，由徘徊、观望，转向同情并直接加入起义队伍。

在这次起义的爆发过程中，某些伊斯兰教上层人物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伊斯兰教发源地阿拉伯国家，政教合一的色彩一直十分浓厚。[12] 传入中国西北地区之后，这一宗教“仍保持着它的独特东方仪式”，[13] 以及与汉族风俗迥异的教规和严密的教内组织系统。清廷“重满抑汉”的政策和歧视甘肃回民的作法，激起当地伊斯兰教上层人物对清廷的敌对情绪。某些宗教上层人物成了这次起义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需要说明的是，剃发令确是导致甘州兵变的原因之一。清军入关后，曾一度颁行剃发令，但因京畿地区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很快被迫缓行。顺治二年（1645）“天下大定”，[14] 摄政王多尔衮重新颁行了剃发令。对此，既使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争论。更何况在甘肃这样一个“地势辽远”[15] 的省分了。甘州军民接到剃发令之后，“军民结聚鼓躁”，[16] 几乎引起兵变。事件之后，甘肃地区部分军民不得不“遵制削剃”。[17] 然而，仍有不少人“蓄发如故。”[18] 为了彻底推行剃发令，清廷严令从军官开始一律剃发。这就必然激起甘肃降清各族官兵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了这次起义的爆发。

二

这次起义可以划为四个阶段。

1.起义爆发及在河西地区的发展

这次起义是在回族军官米喇印、丁国栋等人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米喇印是甘肃省甘州人（今张掖县）。起于行伍之间，明末官至甘州副将。降清后仍任副将，驻守甘州。他对清廷歧视回民的政策早已不满。而林维造“剪除闯贼余党”“严治反侧”[19] 的行动更使其受到直接威胁。清廷的剃发令，促成了他与同族将领丁国栋及回教领袖高自龙等人毅然举起反清义旗。

当米喇印等人谋划既定，分头准备，待机起义之时，被甘州游击黄得功察觉，黄遂将情况密报甘州总兵刘良臣。但由于米喇印在甘州官兵中声望甚高，且又“手握兵符”，[20] 故刘良臣未敢轻举妄动。

经过周密筹划和充分准备，顺治五年（1648）三月二十六日，米喇印等如期举事。

米喇印起兵后，立刻废除清朝顺治年号[21] 并委派总兵、副将及司道等文武官员在当地任职。按照预定的战略计划，丁国栋亦于三月二十六日在凉州起兵，并很快控制了河西走廊。随即挥军南下，前往西大通河口，策动西宁地区的回汉军民起兵反清。

西宁兵备道参政冯如京得知米喇印等起义之后，慌忙调集所属蒙古官兵严守西宁，并亲自率军前往西大通河口，在西大通冰沟两山之间设伏，堵截义军。四月十九日，义军前锋抵达西大通河口。清伏兵突然出现，双方展开激战。义军将士直冲敌军中坚，清军纷纷败退，“游击于可训腰中一箭，坠桥溺水者多人。”[22] 冯如京败退冰沟，依恃山峦之险，督兵死守。义军连攻一昼夜不下，被迫撤兵。除西宁外，当时“河西四郡”[23] 全部被义军占领。

2.河东地区回民的响应，起义进一步发展

米丁义军控制河西走廊之后，引起河东地区人民的强烈反响。不堪忍受清朝残酷统治的回汉各族群众纷纷起兵，响应起义。

四月十九日，兰州回民攻开城门，拥入城中，将仓库钱粮及清朝各官署搜缴一空。旋即分兵四出，搜捕清廷官吏。西北咽喉重镇兰州迅速被当地群众占领。㉔。与此同时，金县（今榆中县）回族群众内外呼应，占据县城。清朝知县杨先春“携带印信并库贮银两”㉕强夺南门而出，逃往巩昌。

四月十九、二十两日，河东地区的临洮、渭源、巩昌等地回汉群众亦揭竿而起，追杀清廷官吏，攻占府州县城，清军“莫敢撄之”。㉖短短四天，义军便席卷整个河东地区。在这有利的形势下，米喇印、丁国栋等人随即修改了最初制定的“杀巡抚以据河西”㉗的战略计划，迅速渡过黄河。不久，米喇印又亲统大军占据兰州。而后，拥立明延长王朱识𨨗为王，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使起义声势进一步扩大。义军迅速增至十万，号称百万大军。

以马文元为首的回族群众，当时已被巩昌城内的清军打退。闰四月初一日，米喇印派遣万余义军，联合当地回民，再次围攻巩昌。经过两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巩昌城外的三关被义军攻克。负隅顽抗的清朝官吏悲叹城内“势甚孔棘”。㉘至此，起义达到高潮。声传两河，“势震三秦”。㉙

3.清军反扑，义军退据河西

清廷闻报米喇印率兵起义的消息，急调驻扎西安的八旗官兵前往镇压。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陕西总督孟乔芳亲统汉军骑兵向甘肃凉州进发。抵达陕西武功县时，接到巩昌被围攻的告急文书，立即派副将马宁率精骑往援。闰四月初二日夜，马宁率前锋到达巩昌城东广武坡，与义军相遇。义军怆悴迎战，伤亡数百人，余部退至巩昌城下。次日黎明，清援军奔赴巩昌城外。围城义军万余人顿时“蜂拥扑来”，㉚将清军团团围住。城内清军惟恐有诈，待天明始分兵三路，倾巢而出。在清军内外夹击下，经过激战，义军伤亡三千余人，被迫西撤。㉛

米喇印等控制巩昌以西地区之后，直接威胁着清军的入川供应线。同时，清统治者惟恐这支起义军与西南各省农民军互相支援，协同作战，共抗清军。为此，清政府一面调遣官兵前往镇压；一面则采纳孟乔芳“剿抚并用”的建议，蠲免甘肃各地钱粮，从心理上瓦解义军。㉜

顺治五年闰四月十一日，孟乔芳率清军主力到达巩昌。米喇印则指挥西撤义军在内官营堡、临洮、岷州一带设防。乘义军立足未稳之际，孟乔芳立刻派马宁、张勇、赵光瑞分兵三路进攻义军。在南起岷州北至内官营堡的三百里战线上，起义官兵与清军主力展开了激烈地拼杀。

（1）.北路战况：

闰四月十五日，马宁率清军到达内官营堡。义军据城固守。清军四面合围，架梯攻城。经过激烈战斗，内官营堡终于被清军攻陷。城中大批义军将士宁死不降，“坠城死者七百有余。”㉝闰四月二十三日，清军又攻占金县，起义将士伤亡千余。

（2）.中路战况：

闰四月十四日，张勇率领的中路清军且战且行，到达临洮府城下。城内义军分兵三千拥门而出。张勇见义军阵脚未稳，立即指挥骑兵蜂拥而上。义军急速退却，“坠河溺死者大半”，㉞阵亡七百余人。清军乘势入城，部分义军渡河西撤。㉟此后，张勇又派副将党光营率数百骑兵前往兰州，行至马韩山发现义军，乘机偷袭，义军阵亡五百余人。另一支义军将士五百余人潜藏在花马沟二崖洞内，张勇闻报随即派兵往攻，在洞口遭到义军顽强抵抗。清

军堆起柴草，放烟熏洞。义军将士大半牺牲。至此，临洮地区的义军被屠杀殆尽。

（3）南路战况：

闰四月十五日，清军副将赵光瑞率军前往岷州。在梅川遭到二千义军的阻击后，傍晚才抵达岷州城外。义军在岷州城外利用”左山右河，路隘道险”㉟的有利地形，排列火炮，坚守道口。赵光瑞不敢冒然进攻。为了诱使义军出战，赵光瑞采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当时，清军侦知义军家眷大都集中在洮州，便声言“砍木为筏，渡洮河捣贼巢穴。”㊲义军将士果然中计。闰四月十八日，岷州城内义军二千余人出城后，立刻陷入清军埋伏。义军将士奋勇突围，顽强激战，从午时战至未时，伤亡惨重，“尸横遍野”，阵亡达千余人。㊳部分义军突围后，撤回城中。不料，清军尾随而入，义军急忙撤往旧洮州堡。

内官营堡、临洮、岷州等地相继失利后，义军纷纷撤往兰州。据守河东的丁国栋闻讯，立刻率领甘凉等地的起义将士渡过黄河，与在兰州的米喇印会师，招集撤到兰州的回族群众，合兵四万，“屯聚兰州，布守城池，分别南下，”㉚阻击清军。

在义军严密布防兰州的同时，顺治五年闰四月二十二日，西安满汉八旗官兵到达临洮，与中路张勇所属会师往攻兰州。同时，北路清军马宁也率军“飞赴兰州合剿。”㊵

闰四月二十四日黎明，米喇印率义军主力出城迎战。孟乔芳料知城内防守空虚，便下令分兵两路偷袭兰州。城内义军寡不敌众，使兰州城失陷。正当米喇印率义军主力在城外撕杀之时，清军突然从城内杀出向侧背袭来。义军顿时大乱，全线崩溃。米喇印、丁国栋遂率部分义军主力渡过黄河，撤往凉州。另一股义军未及渡河，被迫退往河州。㊶

顺治五年五月，河州伊斯兰教“掌教”王道弘接应义军入城，合兵昼夜坚守，清军两月攻城不下，直至城内存粮将尽之际，清军实行招降，河西义军有一百余人出降。伊斯兰教领袖王道弘及义军派驻河州的官员孙继德被俘遇害。最后义军被清军全部打败。

4.起义转入低潮，直至失败

米喇印、丁国栋率残部撤入凉州后，立即收集余众，整修城池，欲在河东地区坚持抗清。顺治五年五月，清军渡河围攻凉州。米喇印、丁国栋自知孤城难守，便在城中放火，借烟幕掩护，突围西撤。清军穷追不舍，在永昌县西北水泉堡附近与义军遭遇。米喇印被清游击张三跃杀害。㊷丁国栋率残部撤往甘州，留守凉州的义军又坚守两月有余。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义军伤亡惨重。余部撤出后，在永昌县又被清军骑兵追击。最后在永昌城西的演武场全部壮烈牺牲。

撤往甘州的丁国栋余部又联合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族军队共同守城。十二月二十三日，城中存粮将尽。为保存实力，丁国栋佯装投降。十二月二十四年，清军总兵南一魁率清军一千二百人入城。丁国栋虚与委蛇，“仍踞城头，排列火炮，不肯下城，不纳器甲，迁延两月，把守城门，㊸不放清军出入。孟乔芳见状，便与南一魁暗中商定，内外夹击，屠杀义军。丁国栋则于暗中做好应变准备。顺治六年元月二十三日，南一魁率领清兵二千余人登上甘州城楼，于是双方在城楼展开了白刃战。呐喊之声，响彻数里。孟乔芳闻声，方知夺门之策败露，于是督促清兵竖梯登城，昼夜攻打。义军“拼死拒敌”㊹伤亡甚重。二月十二日夜，丁国栋率余部突破重围，退据北关，清军连夜追赶。双方在甘州城外再次展开激战。义军损失十分严重，二十里内，“血流成川，尸积如山”。㊺丁国栋率余部退往肃州（今酒泉）后，深感势孤力薄。为了重振旗鼓，立即派人西出嘉峪关，联合新疆哈密、吐鲁番等地的维吾尔族上层贵族，拥立叶尔羌汗国的巴拜汗之子土伦泰为王。在肃州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顺治六年冬，清军集结马宁和张勇两支部队，进攻义军。十一月二十九日黎明，肃州失陷，丁国栋与义军主将黑承印（黑二）被俘。㊺维吾尔族援军主将和卓哈资（火者哈只）、琥珀峰（虎北风）以及倡首起义的伊斯兰教领袖高自龙等均死于战阵。只有少数义军突围，进入甘肃自石崖口外野马川、大草滩一带的蒙古族游牧部落。㊼马宁、张勇等入城后，大加杀戮。肃州城内“死尸遍地，积骸如山。”㊽当地乡民用车马运尸，累月始毕。

顺治七年正月十五日，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下谕：命将丁国栋、黑承印等人在肃州杀害。㊾不久，丁国栋等被“凌迟处死。”㊿为时一年零九个月，势力几达甘肃全省的回民大起义，在清军的血腥镇压下彻底失败。

三

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甘肃回民大起义之所以失败，这与当时领导集团在战略、战术以及某些具体战役上的失误有直接关系。在战略上，义军领袖们没有长远的作战计划。虽然在起义之前，有“杀巡抚以据河西”[51]的决定，而后又及时改攻河东。但是，他们并没有看清全国有利的抗清形势。因而不会与邻省抗清力量联为一体，作出互为策应的战略计划。而清廷最怕的恰恰是这一点。米喇印起义活动的地区，是明末农民战争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回民群众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充分依靠这块有利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不难办到的。但是，米喇印等采取的是流寇式的作战方法，忽视了根据地的作用。这在起义之初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他们每克复一地均未留有足够的驻兵，也未充分发动群众，不能建立坚实的立足点。因而当清廷调集大量军队前往镇压之时，义军只能被动地在一城一地孤军奋战，以致最后被清军致于死地。在战术上，义军采取了同时出击的作战方针，特别是策划了“甘凉同时起手”的决定，这在起义之初造成势震三秦的浩大声势，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清军集中兵力进攻兰州等城之时，起义军仍分兵三路迎战，留下少量官兵守城，这势必造成义军兵力分散、战线过长的局面，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在战役中，义军也表现出明显的失误。清军利用农民的弱点，在岷州之战施展调虎离山之计。义军受到很大损失，导致岷州失陷。

除了军事的原因之外，米喇印等领导人在起义之初阵亡，也给起义带来一定影响。

虽然甘肃回民大起义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甘肃的统治。起义爆发不久，连克河西、河东数十州县，杀死地方文武官员多人。很多文武员弁，士绅青衿“欣悦往降。”[52]这次起义，重创清军，震动清廷。令清政府不得不集中甘肃全省的军队镇压起义。这在客观上箝制了清军在西北的力量，是对西南张献忠等抗清力量的有力支援。

米喇印领导的回民起义失败之后，清统治者不得不对回民居住地区调整其统治政策。清廷于顺治六、七两年再三下令在甘州等回民起义地区“豁免田赋一年，”[53]并请减征皮毛。[54]这样，多少会减轻甘肃人民的一些负担，人民生活也会有所改善。总之，清初甘肃地区的回民起义虽然被血腥镇压了。但是它震惊并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同时也教育了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使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此后，回族群众的反抗并未消失。米喇印、丁国栋等领导的回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回民领袖不屈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

①慕少堂《甘宁青史略》卷17；余尧《清代甘肃回民的三次起义》。

②吴浩生《清初西北回民大起义史实考略》，载于《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③《张掖县志》卷8。

④⑳《甘肃通志·忠节》卷37第31页。

⑤⑥⑦⑩⑱㉒㉓㉔㉕㉟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内阁全宗《顺治朝题本》。

⑧一史馆藏《明档》。

⑨《孟忠毅公奏议》卷下。

⑪⑯⑰㉚《明清史料》丙编，卷6。

⑫马克思《希腊人的大暴动》，见《马恩全集》卷10。

⑬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恩全集》卷19。

⑭《多尔衮摄政日记》。

⑮㉝㉞㊱㊲㊳㊴㊵㊷《孟忠毅公奏议》卷上。

⑲《甘州府志·国朝辑略》卷3。

⑳㉗㉟㊿慕少堂《甘宁青史略》卷17。

㉑㊻㊾㊼㊽一史馆藏内阁全宗满文《票签档》。

㉖《武威县志·刘友元平逆回碑》。

㉘㊶一史馆藏内阁全宗《揭帖》。

㉙《甘州府志·艺文·镇远楼碑记》卷14。

㉛一史馆藏《揭帖》《顺治朝题本》。巩昌之战，在清代文献资料中记载不一。《清史稿·张文衡传》记义军"破巩昌"。这一说法一直被有关论著沿用。如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简编》(上册)记："义军连续攻克了凉州、巩昌……"。然而，考诸清代档案史料可知义军曾先后两次围攻巩昌，但均未破城。

㉜《甘肃通志·驿邮》卷17。

㊸㊹㊺一史馆藏内阁全宗《塘报》。

㊼《甘州府志·杂纂》卷16。

㊽《肃州新志》。

㊿《伊斯兰教在中国》第233页。

（上接第53页）

论文集，由该社出版，此次会议还得到吉林文史出版社等单位支持和赞助。

讨论会期间，主办这次会议的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吉林大学历史系、四平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单位还同日本国满族史研究会，就今后的学术交流和研究协作交换了意见。